

人文思想视域的休闲经济

【编发按】此文为 2005 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一书中的“序言”。二十年过去，今日重读，心中感慨万千。

诚然，如今的休闲与休闲生活，正以强大的力量重塑经济形态、催生新的产业业态，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消费主义正被视作一种大众参与的生活风格——它让我们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看似变得“自由”而“潇洒”，甚至能瞬间放大情绪价值：有人愿为一杯奶茶耗费数小时排队……可当我们静心思索，这真的是自由时间应有的价值归属吗？

早在 1999 年，未来学家曾做出预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各类趋势的演进，人类或将有 50% 的生命时间可用于休闲……如今看来，这一预言本身并无谬误。时至 2025 年，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社会运转之中，其强大功能似乎足以让多数人步入“有闲、闲适、轻松”的休闲状态。然而，现实却令人错愕：“社畜”的自嘲、“996”的常态、“白加黑”的连轴转、“手机全天候待命”的紧绷，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场景；疯狂的“内卷”与无休的“忙碌”——是这个时代的标记，更是这个时代的痛点。

当年的未来学家，为何未能预见这种“悖论”的出现？在他们的预测逻辑中，忽略了哪些关键变量？而这份“忽略”，又能为当下的研究者带来怎样的启示与思考？

二十年后再读这篇序言，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主张，依旧值得深思，故再度发表。既是回望当年书写休闲经济与人文关怀的热忱，也是试图再论“休闲”的真正价值，更是为破解“忙碌与休闲”的时代悖论提供一份文献参照。（马惠娣，2025 年 10 月 25 日）

早在 20 年前，西方的未来学家们就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当人类迈向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一个以知识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即将来临。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必然使其社会结构、生活结构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发生重大的变革。由此引发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促进经济的繁荣、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休闲生活品质的提高。

在 1999 年第 12 期美国《未来学家》杂志上，封面文章描画的就是新世纪初的社会形态，文章指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将使未来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2015 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据美国权威人士预测，休闲、娱乐活动、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席卷世界各地。专门提供休闲的产业在 2015 年将会主导劳务市场，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的份额，新技术和其它一些趋势可以让人把生命中的 50% 的时间用于休闲。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预见不但已经成为现实，而且现实生活甚至比预期发展得还要快。

第一节 休闲：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

说休闲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说，人类社会在此前就没有休闲。应该说，休闲伴随人类的诞生而存在。在早期人类原始、赤贫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无论是劳作，还是休息，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生存下去。即使是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也知道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编织色彩斑斓的休闲生活。早期的图腾文化、各种祭祀活动、拙朴的绘画和手工艺品便是古人休闲生活的真实记录。

古希腊时代，逻各斯人发现并欣赏数的和谐、音乐的优美、舞蹈的奔放。后来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中国古人的休闲生活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经典，至今我们仍在《风·雅·颂》中感受到古人闲暇生活的闲适与从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的一种生活意境，一种文化理想，至今仍让我们向往。

现代社会的休闲，人们在本质上有一种返朴归真的诉求。但是，古代的休闲与今日的休闲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表达形态上都有本质上的不同

休闲——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一个普遍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它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是衡量社会文明的尺度，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是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

1、休闲：本质上是人的精神态度

休闲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是一段“时间”，可以是一项“活动”，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还可以是一种人的“精神态度”。

休闲的“时间”含义，通常被我们称为“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比如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是每个人都共同拥有的。每个人的时间形态一样，绝对量也一样，但每个人的时间质量、内容和在这段时间内产生的感受却不一样。

休闲的“活动”含义，它可以是在尽工作、家庭与社会的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尽情发挥的事情，它可以是休息，是自娱自乐，是非功利性的学习知识、增长技能，是满足自我的业余爱好，也可以是对社团活动的主动参与。

休闲的“生存状态”的含义，是指人的“物质存在”所必需，是恢复和增强体能所必需，是为了扩大自我多方面的能力和进行各种创造、进行体验和欣赏所必需的状态。

休闲的“精神态度”的含义，强调心灵和精神感受，获得一种驾驭自我的内在力量。休闲的心态，一般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休闲有三个特征：其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其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其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拥有了休闲，便拥有了平和的心态，有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因而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ⁱ

刘孝廷把休闲分为四个层次：（1）休息，如睡眠等，这是劳动的间歇为缓解疲劳而进行的一种自然的休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劳动；（2）闲暇，即空闲，是有了相对的自由时间而未能有目的地安排休闲活动的闲散状态，如北方农村传统的“猫冬”习俗；（3）有意休闲，即把休闲当作一种有意识有准备的活动，追求一定的休闲质量，其隐含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工作；（4）追求休闲意蕴，这是在有了相对充裕的自由时间基础上，从而把休闲本身当作直接目标的一种行为。比较这四个层次，第一个是有休无闲，是“不得不”；第二种是有闲无休；第三种虽然是有闲有休，但是为了别的什么，近乎忙里偷“闲”；第四种属于休闲就是休闲，这是真正的休闲，也是休闲研究的核心议题。ⁱⁱ

客观上，休闲的确具有多层面性，如上述所云。

主观上，不同的个体对不同形式的休闲也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休闲活动，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无奈。比如，有人读书，是为了打发时间，结果是一无所获；而有的人读书，却从中寻找知识，为了提升自我，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

休闲研究中的休闲是指一种价值取向，一个“成为人”的状态，一个完成个人和社会发展任务后的存在空间，一种人生中重要的发展舞台。它意味着人类摆脱“必需后”的自由；承认生活的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经济与文化的统一；与他人一起行动，使生活充满朝气，并促进自由与自我的发展。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

在西方，对休闲有两个经典的定义：“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ⁱⁱⁱ另一个是“休闲的心态不是要忙于找寻休闲，而是要对任何事物都能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是紧抓不放，而是松松地牵着缰绳，无拘无束、轻松自在——这种状态和入睡的过程很像。”^{iv}

休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休闲学是在对下述的三个层面的探索中逐渐走向深入的。

- 第一，关注休闲主体，即关注人的价值取向，“成为人”的状态，完成个人和社会发展任务后的存在空间。主要靠哲学的解释。
- 第二，关注休闲的客体，即为满足人的休闲需求而派生的产品、产业、市场、知识、观念、情感表达、社会服务等。主要靠经济学的解释
- 第三，关注社会制度（建制、政策）的变迁，即政府的政策、服务意识、管理手段。主要靠社会学的解释。

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境界；休闲研究的兴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

2、休闲研究何以兴起

休闲问题被关注，起始于工业社会的来临。

第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少，而闲暇时间越来越多。

第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促进了人的多方面消费的欲望，因而派生出能满足人的休闲消费的其他领域。

第三、工业社会中的人，不得不成为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的一切力量、一切活动变成功利主义的和为生产目标服务的工具。其结果是，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感和匆忙感，以及由此所导致了不良的价值观。

第四、现代社会以追求“有形利益”和“物质报酬”为时尚，其结果是人性遭遗弃。尽管人类的力量已越来越强大，但是人却面临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丧失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人如同被栓在了一列快速奔跑的列车上，为各种欲望所吞没。人的异化越演越烈。

第五、休闲研究的兴起，其实质是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

3、休闲研究中几个重要概念

(1) 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是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节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闲暇时间绝不等同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马克思说：闲暇时间“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了保障，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与之相适应给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近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崛起，使闲暇时间增多成为必然。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地

预见到：“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2) 玩：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于光远说：“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可见玩对人生之重要。

玩与人的认识和创造活动密切相关。人在玩的状态中感觉最自由，正是在这种自由中，创造才可能出现于思想、行为与环境的互动中。玩可以促进大脑运动、活跃思维、激发想象力、培养人的兴趣、获得心理的满足、对新生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但，玩必须具有内在意义。不能把玩作为一种工具，并为某种外在的目的所控制。

玩是休闲的一种活动形式，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方式，一种社会功能，一种生活的主题。人类社会伟大的原创性活动，其灵感大多来自于玩的状态。这是人类文化传统中一个独特的方面，也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之一。^v

玩是建立于闲暇时间基础之上的行为情趣，或是休息、娱乐，或是学习、交往，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获得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产生一种美好感。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内容和行为方式，总是以渗透、融合、感染、凝聚、净化等多种形式影响和推动人的休闲生活。

玩还能创造大的产业市场，比如玩具制造，兴建娱乐场所（包括器材设备）、开发游戏软件等等。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在大量的文化遗产中有相当多的内容与玩有关。

(3) 游憩：在人类的休闲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泛指人的消遣、游玩、社交活动。然而在休闲研究中的游憩，更强调体现一种文化的创造精神，这个内涵可以从英文 recreation 的词义上得到解释。recreation 是一个合成词，前缀 Re，表达“不断”、“反复”、“重复”的意思；而 creation 的意思是创造。Recreation 原意是指“业余消遣或娱乐的方式，有身心的放松，休憩”之意。西方人重视 recreation，因为他们认为要创造就要有休闲生活、就要有玩耍行为、就要做适当的游憩活动、就要为行为者建造游憩的场所。正因为人有了休闲的生活、有了玩耍的行为、有了适当的游憩活动和游憩的场所，人的创造力才得以更好地发挥，人的教养在潜移默化的行为中提升。Recreation 深刻地揭示了休闲与创造及人的多方面发展的辩证关系。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游憩不仅“好玩”，而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礼记·学记》：“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郑玄注：“游谓闲暇无事之游，然者游者不迫遽之意。”《论语·述而》：“依于仁，游于艺。”杨伯峻注：“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v因此说，我们现在把“游憩”简单地理解为“娱乐”是狭隘的和浅薄的。

游憩强调的是“符合社会道德，有益于身心健康，尊重他人的权利，自觉自愿，并能使人获得愉悦感和成就感”的活动，游憩作为个人的一个目标主要是为了身心的健康；而社会的目标是为人的相互交流搭建一个平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游憩场所是人的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场所。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的闲暇时间的增多，让游憩空间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充实人的休闲生活具有普遍的意义。

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进行的各类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正日益成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经济模式中发展“游憩空间”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凸显出来。

(4) 运动：运动与休闲关系十分密切，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休闲体验——充满期待、挑战、投入、拼搏、成就感，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人的身心与体魄的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里，运动是一个十分大众化的活动，通过运动既可健身，又可进行社会

交往，还可以愉悦心情、充实生活。同样，运动与玩、游憩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像奥林匹克运动，也不单纯是一种竞技和竞争运动，实质上是人类全体的一次游戏、一次联谊活动、一次和平的聚会。

Sport (game) 的最高成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以及“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它所倡导的“业余原则、重在参与”的思想，正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奥林匹克宪章》^{vii}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运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也推动了运动器材、运动产品、运动场馆、运动服装、鞋帽以及传媒和广告业等产业的发展。

第二节：一种新的社会建制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每个时代的进步，人们的休闲时间都在逐渐地增多。在大约 1 万年前的农耕时代，人们除了花很多时间狩猎和采集食物外，只可以把生命活动中大约 10% 的时间用于休闲。在公元前 6000 年到公元 1500 年间，工匠和技工的出现使其他人不必从事耗费时日的物品制作，使人们有多达 17% 的时间用于休闲。到了 18 世纪 70 年代，包括最早的蒸汽机在内的动力机器加快了生产速度，使人们的休闲时间提高到 23%。到了本世纪 90 年代，电动机器提高了从食品加工到交通运输等一切行业的速度，让人们把生命中 41% 的时间用于娱乐消遣。在 2015 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把生命中超过 50% 的时间用于休闲。^{viii}

1、休闲：人权的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周工作时间逐步减少，从 18 世纪末的每周 72 小时减到 1859 年的 69.8 小时，到本世纪 90 年代已不足 40 小时；在欧洲，每周工作 30 小时并非新鲜事。尤其是在工党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实行每周工作 20 小时。

1998 年，美国得到联邦政府认可的假期有 10 天。各州和地方权力机构规定的假期往往还要多一些。每年享有 18 个假日的其他一些国家认为美国人最终还会获得更多的假期。众多的种族、民族和宗教利益团体推动这个趋势。

休假时间会越来越长。目前平均享有 12 天休假的美国人到 3000 年将享有 40 天休假。芬兰工人在 1993 年享有 37.5 天休假。西欧人享有的休假天数是美国人的 2 到 3 倍；荷兰人是 32.5 天，意大利人是 32 天，德国人是 30 天。不论是不是带薪休假，人们在休假期间的开销也变得越来越多。

人们的退休年龄也前所未有地提早。美国人的退休年龄从 1950 年到 1955 年间平均是 67 岁，到 1985 年和 1990 年间下降到了 63 岁；1994 年，60 岁成为普遍的退休年龄。但是退休年龄以后将会回升。到 2022 年，符合社会保险的规定年龄将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到 2025 年，由于人的寿命延长、身体更为健康，退休年龄也许会提高到 70 岁。^{ix}

2、休闲立法：一种新的社会建制

英国工人阶级从 19 世纪初开始，历经 50 余年的斗争，促进政府颁布了工厂法，先后把童工、女工、成年男工的劳动日限制为 10 小时、12 小时。20 世纪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劳动工人的工作时间逐渐缩短，劳动者所付出的体力也大大减轻。有关各种休闲的保障制度开始出现。1866 年，美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提出“三八制”口号，要求“8 小时工作、8 小时睡觉、8 小时休闲”，直到 1914 年美国议会正式通过“劳动保护法”，1919 年由国际工人联合会通过了“三八制”的工作日制。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及其他休闲活动快速地增长,越来越多的娱乐设施得以大规模地兴建,人们可以充分地选择他们向往的去处,以满足人们学习知识、保健娱乐、追求猎奇、丰富个性等多方面的需求。

在西方,一些政府在70年代中期承认娱乐供给(即休闲业)是社会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富有的一个标志;1982年世界旅游组织通过的“阿卡普尔科文件”中建议广泛承认社会各阶层公民的休息和娱乐权利,特别是职工的带薪休假的权利,并建议逐步完善闲暇时间的利用制度;而在1989年的《海牙旅游宣言》中也援引了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及1966年《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中有关“人人均有享受休息和休闲的权利”的观点,并认为“适当的休闲是社会的必需”。^x

1965年德国女经济学家凯姆莱为使更多的母亲进入职业市场,倡议实行“灵活工时制”,在70年代工业中迅速推广。雇主们认为,采用“灵活工时”,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缺勤率。它特别受到妇女、老人、半退休职工,以及情愿少得工资以从事个人爱好活动的青年人的欢迎。上述这些新现象新趋势表明,更多的人摆脱了固定工作时间,使整个社会转向24小时昼夜活动。新的消费方式配合了生产时间结构的变化。超级市场、饭馆、银行日夜开放。时间观念上的多样化,是与社会生活其他各方面的非群体化同时发生。^{xi}

1970年联合国劳工组织通过了《休闲宪章》,对维护全世界劳动者的休闲权利做出了规定:“消遣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他本人自己支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使用是极其重要的,休闲和娱乐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休闲都是重要的,休闲为人们提供了激发基本才能的变化条件(意志、知识、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自由支配),闲暇时间是一种自由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人们能掌握作为人和作为社会的有意义的成员的价值。”^{xii}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劳动法》便规定,每周工作44小时。1994年修改的《劳动法》,实行每周规定工作的时间不超过40小时,即5天工作制,并明确要求在1995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机构必须加以实行。1999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春节、五一、十一的7天长假,即(3+2+2)共计7天。带薪休假的说法,在我国很早就已提出。1991年国务院下发了恢复休假制度的通知。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享受带薪休假。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使公民的休闲活动合法化。

毋庸置疑,休闲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程度。它的意义是深远的:

- (1) 获得了一种普遍的人权和平权制度,在此基础上,人的发展权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 (2) 这一建制突破了以往的一维的“经济建制”,将工作和休闲创造的价值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社会制度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
- (3) 凸显了工作与休闲的辩证关系,工作可以创造价值,休闲中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又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 (4) 传统的工作观念将被改变,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发挥才干、发挥创造性的途径;
- (5) 休闲不仅仅是“吃喝玩乐”感官层面的消遣,更是为增加自我多方面的才华,多方面地体验人生、享受人生提供了保障。

第三节 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

休闲是消费活动的重要条件之一。休闲消费的需求涉及到每一个人,它不仅具有经济和

营销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这个新的消费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产品,而更多的是满足休闲消费需要的文化精神产品。由此它将引起新的产业链条和新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变化。

1、休闲：参与经济创造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休闲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经济参与“买来”休闲,它是回报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休闲可以被用来娱乐、消费,来支持有效的经济参与,正是这种消费的“再创造性”使得休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马克思曾说:“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 100 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 50 资本,于是就有 50 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xiii}

以我国为例,我国现行的休假制度在推动休闲经济的形成、促进休闲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其作用是巨大的,尤其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内需、解决失业、盘活经济、繁荣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传统的经济形式不同,整个社会运营机制,不再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结构,而是由于人的消费行为使劳动者的能力获得了增长,对生产的贡献率将远远地大于以往。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物质和文化精神事物的消遣,多余的时间用于最大化的自我价值的发展,从更深的意义上调动自我的内在潜质。

休闲消费有利于生产,“较少的旷工现象,较低的雇员更换率,工人越来越高的工作积极性和生产能力。当家庭和社会共同体面临重重包围时,公司的野餐会和集体游戏活动就会将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xiv}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点和新的行为方式。在这样一个经济形态中人们将购买体验、愉悦和社会交往。

2、休闲：带动消费、调节再分配

近 100 年来,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事实上,“消费已成为为数众多的人的主要休闲选择。如果没有夜生活和周末,娱乐业将会崩溃;如果没有假期,旅游业将会衰落。实际上,是休闲,而不是劳动使得工业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在这里,休闲新的合理性被展现出来了。”^{xv}正是由于休闲消费的普遍存在,才使各种休闲产业不断诞生,因而为解决就业创造了条件。应该看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当年的“既能维护经济价值,又能为非经济的社会价值的实现”的理想正向我们走来。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休闲经济的崛起,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在西方发达国家,有闲阶层的消费,一方面,可以使货币回笼,使资本在运转过程中增殖,“一批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在于保持产品与消费的平衡,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xvi}另一方面,有闲阶层的非物质消费,促进了各种服务业的发展,许多新兴产业会应运而生,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财富在二次分配中,使更多的人受益,同时,缓解了失业和再就业人员对社会的压力。

以我国为例,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 1 月份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从业人员正逐渐由第一、二产业革命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成为今后扩大劳动就业的新的主要途径。普查显示,从 1996 年到 2001 年,我国第一、二产业的人数都有了明显的下降,而第三产业的人员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01 年末,我国从事第三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共有 539.5 万个、从业人员 9379.9 万人,比 1996 年分别增加 81.3 万个、552.6 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单位 160.9 万个、从业人员 11790.2 万人,比 1996 年分别减少 7.5 万个、1849.6 万人,其中采掘业减少 3.2 个、308.3 万人,制造业减少 6.1 万个、1622.2 万人。^{xvii}

第四节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是生活态度、生活信仰、生活行为的改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除了人的物质生活发生变化外，还有两个最易识别的要素：人的自由感、责任感。选择休闲的形式，实际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也有益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价值的大小，有益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益于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建立。

1、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指引我们“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并因此而使生活富有意义”。^{xviii}

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那么我们无异于生存在动物世界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认识到家庭、爱情、亲情、友情对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之重要，对增进家庭的美满、爱情的弥坚、亲情的真挚、友情的良善而带来的益处，这种关爱和体验温情的机会越多，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就会越和谐。无论是传统的阖家团圆还是发展中的分享交流，生活中总是越来越欢迎休闲的存在，不仅因为休闲能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每个人生活角色的不断变化，我们可以涉猎更多的新领域，可以为表达、维系及丰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平衡我们的物质与精神创造更多的条件。

休闲，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空闲时间多了，丰衣足食了，（需要说明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社会当是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而是人的一种精神态度和存在状态的变化。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融洽、和谐；人对物的攫取，变得理智、变得通达。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加强烈，并通过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追求与理念，比如参加志愿者活动、捐助活动、慈善活动、扶贫济困、社会救助、简单生活、环保、食素、爱动物、爱植物，鼓励人们把自我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用这样的行为方式营造充满温馨的、友善的、互助的社会氛围，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亲和力，增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强人与文化的共生共荣。

2、人与自然的协调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开始鄙视炫耀性的消费，鄙视那种仅仅把消费当成“自由”的人生态度，鄙视暴发户心态，鄙视一掷千金的挥霍，鄙视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休闲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的消费。大量调查表明，最满意的休闲利用方式与大量消费并没有联系，更并不意味着要破坏生态，而是将对自然的索取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面对人类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作为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人类发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唤，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

曾流传着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到墨西哥度假，看见一名渔夫，不到一刻钟就钓满整篓的鱼，然后，就准备回家了。高才生问：“为什么不多钓一些去卖钱呢？”渔夫答：“够我一家人过日子了，明天再钓吧！”高才生建议渔夫每天多钓一些鱼，存够钱买一条渔船，出海去捕更多更好的鱼，再组成捕鱼公司，自己当老板，雇用别人钓鱼；等公司扩大成熟再组成企业集团，最后让公司股票上市，赚更多的钱。渔夫问赚这么多钱后，做什么？高才生说：“就可以高枕无忧啦！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钓钓鱼，下午回来和老婆睡个午觉，睡醒了再和老朋友出去喝几杯，每天都很悠闲。”渔夫说：“那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天天就是这样悠闲地生活着，何必等到老了以后才享受呢？”

自然，在当下这还不是一个具有普遍现象的生活方式，但这个故事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且也耐人寻味的。

第五节 一种新的社会资源

“让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过去是梦想，而现在已成为社会的现实。闲暇时

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高级形式与途径。

1、闲暇时间：一种新的社会财富

闲暇时间为什么能变成“财富”、变成社会的新资源？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能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都与休闲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说，他们的许多灵感不是在做研究时出现的，而常常是在休闲中路转峰回、茅塞顿开。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人的创造提供了条件。据从事科学方法论的学者研究，休闲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我们可以从大量科学家的传记中找到科学家发明创造与休闲相关联的记载：英国剑桥大学自17世纪在校园有“下午茶”，以这种既普通、又特殊的形式，让人们在自由、放松、随意、平等的氛围中进行交流，激励师生们迸发灵感、产生思想的火花。难怪有人说，是“下午茶”喝出了英国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巨匠牛顿在1665年至1666年的两年间，由于伦敦瘟疫的发生，不得不从剑桥三一学院回到乡下的家里赋闲，也正是这段恬淡的生活，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写到：“至于艺术上和科学上的创造，那么，在这里我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认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和在这个充满着由我们创造的形象世界中寻找避难所的愿望，才是发现它们的最强而有力的动机。”他一生酷爱小提琴，很多人都说他的科学发现与小提琴有着内在的关系。

在中国，很多人对闲暇的认识存在误区。有人一说到休闲，就是吃喝玩乐；有人把闲与“闲生是非”、“玩物丧志”相提并论；有人说休闲不就是出外旅游、购物吗！也有人把休闲与工作对立起来，仍把有假不休、超负荷工作当成美德，导致身心俱疲，甚至早逝等等。究其原因，一是许多人还没有从老观念中脱离出来；二是全社会缺少休闲教育，使以时间存在的社会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与利用。

2、发展生产力的高级形式

“闲”是同“社会生产力”密切联系的事物。“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闲暇的生产和增长。“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闲时间的长短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与文明成了孪生姊妹。“闲”，不仅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说，也是促进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要素。^{xix}

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是以社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其途径主要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学技术，加强管理，完善劳动方式。（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二是以人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即把重心放在个人能力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上。马克思认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决定意义的根本途径。他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xx}

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财富，一是指休闲也可以发展智力，促进精神自由，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新探索，诸如：各种体验、经历，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新技巧、新文化、新艺术、新学科的学习，并进行心理、文化素养、智商、情商、享受能力等方面的新投资，由此提升人的价值，生产力的素质获得了全面的培养。二是指经过全面培养的高素质的人才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佳途径。而且是“变废

为宝”——最低成本，最节约资源。

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珍惜每一寸光阴，都会使人从中获益。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每人每天都是 24 小时。但是，如果你能很好地利用时间，那么你每天的时间就多于 24 小时，时间就是你取之不尽的宝藏。人的生活品质高与不高，并不在于他八小时之内干什么，而是在于 8 小时之外的生活。

合理、科学、健康地利用闲暇时间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材也至关重要。比如说，你能合理地安排时间，并且内容丰富、积极向上，你就获得了比别人多的知识、技能、情感、才干、能力（认知能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理解能力、欣赏能力），你就比别人的社会价值大。如果全社会的人都能积极地利用闲暇时间，那么闲暇时间就变成了财富。

第六节 一种新的“进步”观

毋庸置疑，我们正进入休闲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人类对“进步”的定义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进步”往往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做检验的标准。时至今日，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促使人们渴望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进步”的含义将越来越体现在人的自我完善和提高生命的质量方面。

1、“进步”的定义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上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似乎都显得不够完善，因为，人们所有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对人类生存真正目标的思考。诸如这样一些目标：消除疾病、保持长寿、增加就业率、追求“必需性”消费之后的财富积累，等等，都把物质文明作为衡量人类进步的尺度。这些尺度固然重要，但它们代表的只是人类进步的某些手段，而没有涉及到人类渴望进步的最终目的。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确是进步了。衡量进步的标准，将“人”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 and 最终的源泉；发展的重点应当从商品转移到人；技术的首要任务是减轻人们的工作负担，使人类生机盎然并发挥自己的能力。”^{xvi}

“进步”将越来越意味着不断地提高生命质量，讲求生活品味，而且希望以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生存下去。几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改造世界，而在新的世纪中，人类将会更多地致力于改造自身。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预测，在稍后的几年，休闲的中心地位将会加强，人们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在经济产业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 70-80%，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向个性化服务，人们对休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倍加重视，应运而生的休闲教育将在教育事业的比重中越来越大。

从目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看，休闲显然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它标志着人已经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人从满足现实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标志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已由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逐渐地转向消费——生产的模式；标志着人开始从有限的发展转向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历史阶段。

这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新起点，它必然引起我们对“进步”标准的重新定义。

2、发展的目的：快乐与幸福

为了寻找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真正的“标准”，西方的文化先锋在近一、二十年来对人的“生活目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普遍认为，“人的幸福和快乐”应该是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准”和“最终目的”。

尽管幸福与快乐是一个难以量化的概念，但是，西方科学家对此还是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英国科学家肯定地说他们发明了幸福的公式，以此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快乐程度和感情状况。他们对一批自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涉及的方面包括社交能力、精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如何看待生活、在困难环境中如何采取行动、对生活是否满意、经济地位、个人保险、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

心理学家发明的公式是：幸福=P+5E+3H。其中 P 表示个性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包括对生活的看法和适应能力，E 代表生存状况(Existence)，包括健康、经济稳定情况和友谊，H 代表更高层次的需要(Higher Order)，包括期望、自尊心、事业心和幽默感。

有人说：“物质主义是快乐的毒药”，生活满足感最常发生在人们沉浸于有吸引力的活动而达到物我两忘、无忧无虑的状态时。也有人说，“身外之物越少越快乐”。很多高尚的人开始了“为他人行动起来”——开展社区服务、做志愿者、过简单生活、乐施好善、助人为乐——一种新的自我发展观正在形成。

当年，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如今我们似乎明白了许多，因为，发展能完善我们，发展才能使我们走向幸福与美好，而这幸福与美好的含义，已不是对物的索取，而是获得精神的满足。

结 语：

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人类未来工作方式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使得社会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为物质生产而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少，而人的闲暇时间将越来越多；其二、休闲对于人的“成为状态”发挥着其他事物不能替代的作用；其三、工作与休闲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其四、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情结会越来越普遍；其五、在休闲产业从事服务的人越来越多，因而未来的工作更需要爱心和诚信。

ⁱ 托马斯·古德尔著，成素梅、马惠娣等译，《人类思想史中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第 70 页。

ⁱⁱ 刘孝廷文：《休闲问题的当代意境与学科建设》，《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 年第 5 期，第 61 页

ⁱⁱⁱ 杰弗瑞·戈比著，康箴译，《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 页。

^{iv} 同上，第 309 页。

^v 约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译，《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年版，P4-5。

^{vi} (见《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年。)

^{vii} 参引 www. Sport. org. cn

^{viii} 《预测下个千年推动经济增长的 5 大引擎》，英国《经济学家》月刊，1999 年 12 月

^{ix} 《预测下个千年推动经济增长的 5 大引擎》，英国《经济学家》月刊，1999 年 12 月

^x 文兰编译：《世界旅游组织：“阿卡普尔科文件”》，《国际旅游机构指南》，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9—215 页

^{xi} 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等译：《第三次浪潮》，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 年 5 月，第 24 页

^{xii} 孙小礼著，《文理相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页。

^{xiii} (见马克思选集)

^{xiv} 托马斯·古德尔著，成素梅等译：《人类休闲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18 页

^{xv} 托马斯·古德尔等著，成素梅等译：《人类休闲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17 页

^{xvi}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 337 页

^{xvii} 《我国从为人员向三产转移》，《解放日报》，2003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xviii} [美]托马斯·古德尔著，成素梅等译：《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19 页

^{xix}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年第 5 期。

^{xx}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222 页

^{xxi} [英]E.F.舒马赫著，虞鸿钧等译，《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6 年 10 月，前言第 2—3 页。